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辛未

諭內閣。此次調防天津之察哈爾蒙古兵二千名。行過京師。著派倭什訥阿靈阿。前往德勝門外。彈壓照料。每官一員。賞銀五兩。每兵一名。賞銀一兩。由廣儲司給發。並另行犒賞羊二百隻。由該衙門豫備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將先調之吉林黑龍江兵共二千名。令哈喇阿留兵一千名。在關防守。其餘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其續調之吉林兵一千名。派往錦州高橋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盛京駐紮。諒已遵旨辦理矣。現已派賽尚

阿為欽差大臣。馳赴天津。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勦事宜。著哈
琅。阿將前諭留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聽候
調遣。並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
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琅阿差
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
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備逆船駛至盛京。距山海關不
遠。即著哈琅阿派副都統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接應。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十六日。將夷船再犯松郡。經總
兵尤渤擊退。該逆復以杉板等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臣
飛咨撫臣。暨浙省加意防範緣由。馳奏在案。茲據寶山縣

令周恭壽探報。吳淞逆夷船隻。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又據署松江府王紹復稟報。十四日夜間。聞上海城內。夷人鳴號。十五日巳刻。黑白鬼子。全行登船。其火輪大小船隻。即時駛出吳淞口外等語。查該夷日前由黃浦兩犯松郡。並分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是直欲內犯省垣。今忽焉全行退去。雖前在吳淞接仗。曾被擊壞夷船四隻。轟斃夷匪三四百名。並入犯松郡時。經總兵尤渤連番擊退。但究未大受懲創。何以驟然駛去。其情殊為叵測。除一面札飭蘇松鎮總兵周世榮。同知沈炳垣。帶兵前往上海寶山兩縣。安撫百姓。彈壓土匪。查明提臣陳化

成屍身。妥為棺斂。一面飛飭崇明狼山劉河福山各口岸。在防文武。督勵弁兵。嚴密防範。並咨明揚威將軍。暨沿海各省大吏。一體嚴防。

殊批。自另有奸謀。殊堪髮指。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吳淞逆船。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等語。逆夷前在浙江。退出乍浦。旋即入犯吳淞。攻陷寶山上海。現在既由黃浦兩次欲犯松郡。並分餘駛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忽又全行退出。此必另有奸謀。寶山上海兩縣。不必添設重兵。趕緊修復。其前此遷徙民人。此時若遽行搬回。難保逆夷不復再來。轉得肆其擄掠。該督惟當飭令文武員弁。

小心防範。松江及省城一帶口岸尤為緊要。不得因夷船暫退。稍形疏懈。至此次吳淞退出之船。是否仍在該處洋面停泊。或已駛往何處。著即飭令各口探明。飛速奏聞。陳化成屍身。務當查明下落。妥為棺斂。

壬申。湖廣道御史呂賢基奏。臣竊聞逆夷侵犯海疆。擄掠貨財。皆載回廣東香港。裙帶路地方收貯。現已造樓七八十座。寮廠數千餘間。又於燈籠洲造礮臺一所。夷兵百餘人看守。售賣煙土。肆行無忌。該逆夷自稱為官最著者三名。贊避也哩時哈等。擊是也。自稱為華容最著者兩名。馬履遊。匪倫是也。夷人俱聽其指揮。無惡不作。凡新安東路

中路各處渡船小艇俱到彼處獻納陋規方准出海否則劫貨留船其光橫如此新安紳士鄉民志懷義憤屢欲燒船殺賊奪其洋貨絕其火食而遲遲不敢舉動者以有將軍及地方官通商告示故也且廣東漢奸所在多有而外託於歸命投誠內姿其懷欺挾詐曾給翎頂者惟盧景尤為首惡其人熟習夷語來往自如包庇漢奸船數十隻礮械俱全替夷運貨而且駛入鄉村搶劫擄掠無所不至其餘漢奸船隻自立堂名如聯義堂忠心堂之類不一而足似此狡惡為害居民行旅不淺若非嚴密查拏何以詰奸究而安良善應請

旨飭下將軍督撫查訪拏究實於粵省地方大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逆夷擄掠貨財載回廣東香港裙帶路收貯現在該處建造樓房寮廠礮臺其偽官最著者為督避也哩時蛤等堅其幕客最著名者為馬履避匪倫各處渡船小艇均須獻納陋規方准出海否則被其劫貨留船又新安士民屢欲燒船殺賊因該將軍等出有通商告示不敢舉動其漢奸曾給翎頂者惟盧景尤為首惡其人包庇漢奸船隻礮械俱全替夷運貨搶掠鄉村其餘如聯義堂忠心堂均為漢奸自立名目等語逆夷占住香港地方據為巢穴逼勒陋規因該將軍等准其通商以致被害士民不能報復又有漢奸助逆包庇為之羽翼如

果屬實。為害匪細。著奕山。祁墀。梁寶常。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許稍有隱匿。其助逆之漢奸。既有姓名堂名。不難按名查拏。著奕山等。嚴密訪查。按律懲治。不准畏難姑息。

癸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本月十九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當經降旨。著訥爾經額等。豫籌堵禦。茲發去籌議防勦機宜各條。並著訥爾經額悉心覈辦等因。欽此。臣查前於本月十四日。接奉

密諭。並鈔寄牛鑑原奏二摺。細審寶山接仗情形。海塘近濱大海。該逆排列大船桅礮。對面交鋒。後路限於地勢。無可接應。

以致失利。此間各處礮臺。俱在內河兩岸。距攔江沙二三十里不等。該逆大船桅礮。勢不能及。與南省海上爭鋒。情形迥異。地利實有可恃。正合

皇上指示機宜。當經遵

旨。將一切籌備情形。分晰密奏在案。茲復詳閱

飭發籌備防勦機宜各條。謹將覈辦緣由。並於各條內參以已見之處。敬為

皇上陳之。

一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又大沽南岸。至山東連界之狼坨子一帶。後路接應。均用察哈爾馬隊兩條。又北塘北岸。

至洋河口一帶。後路接應。用吉林馬隊一條。又山海關秦
王島。後路接應。用黑龍江馬隊一條。查沿海地勢窪下。馬
隊安營。須擇高阜之區。又必聲勢相聯。遇有緩急。隨時可
到。方資應援。大沽迤南至狼坨子。計程二百餘里。若馬隊
一處安營。即在適中之地。相距亦有百里之遙。此後大雨
時行。荒灘泥淖。繞路馳驅。更屬紆遠。誠恐緩不濟急。似應
分為兩起。各擇就近之地安營。以期接應得力。查狼坨子
後路之齊家莊。上年曾經

欽差奏請安兵三百名。以備接應。距該莊六七里之羊兒莊。地形
高燥寬平。以馬隊五百名。於此處安營。則迤南至狼坨子。

迤東至趙家溝徐家溝張巨河等處地面僅止三四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均可接應又商各林地方亦屬高燥寬平以馬隊五百名於此處安營則迤南至驢駒河唐巨河馬棚口祁口迤東至葛沽大沽等處地面亦五六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均可接應臣籌議如此仍俟

欽差大臣賽尚阿來津再行商定至大沽北岸至北塘一帶澗河至洋河口一帶暨山海關秦王島三處地面遠近不同接應馬隊應於何處安營使處處均資得力已分別咨商

欽差都統哈琅阿提臣胡超正定鎮向營宣化鎮石生玉各就地察看形勢再行妥籌會議具奏

一北塘北岸後路尚須接應。擬由胡超酌撥陝兵一條。已
函商提臣胡超酌撥數百名。以備臨時揀派委員帶領前
往。

一天津城內少井。向係取汲外河。總督臨時似應移駐城
外之賀家口一帶。屯兵紮營。彈壓商船糧船一條。查天津
府城至大沽一百餘里。臣奉

旨駐紮郡城。設逆夷有警。處處皆須照料。即如前奉

諭旨。防遮夷書一節。臣屆時自須前赴海口。相度機宜。遵

旨辦理。至郡城之內。現在團練義勇。團結人心。布置均已嚴密。設
臨時專駐城外。又恐人心惶惑。防範疏懈。臣思各路扼要。

皆有大員帶兵防堵。臣擬臨時酌量情形。往來策應不必
專駐郡城亦不必專駐他處。變動不居。似為合宜。至商船

經由海河。節節有弁兵稽查。臣駐紮郡城。近在咫尺。上下
往來。亦均在海河一帶。足可鎮馭糧船。則並不經由海河。
另有派出員弁。專司彈壓催趨。至城內少井。因地俱斥鹵。
有水皆鹹。是以取汲河水。竊恐逆夷逼近城垣。城中乏水。
此萬有一然。不可不慮。而城西即係運河。不慮無水可汲。
臣惟慮該逆詭詐萬端。臨時或攜帶毒物。乘潮長之時。投
於河內。河雖寬大。而毒流易染。不可不防。臣擬臨時出示。
曉諭兵民。汲水務在潮退之後。潮長不准取水。以防奸計。

一逆夷船載馬匹。似不專為上岸乘騎而設。且又多置竹人。或係火龍經所載真馬。假人燒營之法。於上岸時發機衝突一條。查養馬必資水草。本條係古如此則又其能言上本中下聞夷船行走海洋。淡水甚艱。供人之外。諒不能再以供馬。且海浪顛搖。載越重洋。亦非易事。即使屬實。恐亦為數無多。臣沿海一帶。所究陷坑。當可制此。緣馬既無人控制。不知趨避。必致全行墮入坎窞。設用人牽馬。從容募越。我兵槍礮齊發。馬必驚逸反奔。且各營俱有藤牌兵丁。或不盡墮於坑。竟有越過馬匹。我兵即用藤牌深刀。伏砍馬足。亦能制其死命。可無虞衝突燒營。如在於荒僻處所。潛行登岸。沿海有新建墩臺營房。瞭

望之兵。有往來傳報巡簽之兵。處處聲息相通。一經瞭見。即用馬撥分頭馳報。附近營盤。或用後路伏兵。或用後路馬隊。就近馳往。相度賊之來路地勢。或從旁路夾攻。或於要路掩擊。足資抵禦。

一大沽北塘。南北坡陀高下處所。宜多設疑兵一條。查疑兵之計。必須隨機應變。使該逆不測虛實。臣前與鎮道籌

中東能如此好

議。於大沽南岸淺灘之上。故張旗幟。使逆夷望見奔赴。必可攔淺。我兵即相機攻勦。至大沽北塘南北兩岸。均係平曠。並無坡陀。惟產有蘆葦之處。可以擇地支搭做舊帳房。虛張旗幟。以為疑兵。容與

欽差大臣賽尚阿會同商定。

一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並沙岸漁戶。先期密遣人與之雜處。僮夷匪於空僻處登岸。劫令引導。即可誘入一條。臣已密飭地方官暨帶兵將領。先期於兵勇漁戶之中。選擇實在親信有膽之人。臨時予以重賞。雜扮商漁。分布引誘。仍密屬加意隄防。勿致為夷所餌。

一大沽北塘。攔江沙外。夷船礮力。不能及我礮臺。必用杉板多隻駛入。以火箭火彈。焚擊臺上之兵。應設魚網綿被。禦其火箭槍丸一條。臣查禦礮無過土袋土壘。前以武成永固試擊土袋九層。百步之外。止透七層。故避礮之法。必

以土壘為先。再以綿絮魚網分懈其力。足資抵禦。前又奏明於各礮臺上。飭堆土壘橫直兩層。前一層用直在各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各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椽。復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所有土壘等物。臨時俱用水浸濕。該逆火器。自不能傷及我兵。

一杉板駛入內河。或水底暗伏水勇。用計擊沈船隻。又於岸上多設槍礮夾攻。或用火球火彈。焚燒其船一條。查燒船一節。臣已奏明。豫備網船百隻。裝載葦草。灑以硝磺。桐

油選備精壯有膽弁兵擬夤夜帶領水勇繞至夷船後面乘風縱火相機焚燒可期得力至杉板駛入攻勦之法前摺已經奏蒙

聖鑒惟暗伏水勇鑿沈船隻一節逆夷狡黠未必任我鑿船毫無知覺且鑿船亦非一時可穿此間雖有素識水性之人亦不能潛伏水底經久不出臣前奏明滿河沈鋪魚網入水五六尺魚網柔軟牽纏之物可以繳輪可以罟柁至於淺灘之上則用木椿鹿角杈刺其小船使該逆縱有知覺無可如何我兵用槍礮乘勢攻勦足可制勝

一大沽海口防禦嚴密該逆不肯徑進必於閒曠處所用

小船載人分起運送上岸。或佯於此處進兵。誘令我兵用全力堵禦。實則於他處復用船運送礮位。上岸滋擾。甚至夷兵登岸。繞至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總須先事豫籌一條。查該逆詭譎多端。聲東擊西。是其慣技。不可不加以嚴防。是以臣前奏澗河口一帶。即用北路之兵接應。祁口一帶。即用南路之兵接應。大沽北塘兩處大營。屹然不動。決不可舍此顧彼。以致該逆乘虛而入。至慮該逆用船運礮上岸一節。竊計該逆滋擾南省。非止一處。但聞其大船大礮得手。未言載礮上岸得手。昨奉

廷寄。

勅發揚威將軍奕經等所奏防勒事宜五條。內稱逆夷登岸。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槍。背挿火箭。又該逆最畏擡礮等語。是該逆火槍火箭不及我之擡礮。已有明徵。且沿海潮長潮落。近岸數里。泥淖難行。運一礮亦須費數十人之力。該逆當不為此遲鈍之事。即使奸謀難料。要不過炸礮等類。在空曠無人之地。既無所施。使其深入。則離船已遠。盛夏之時。又無水可以取飲。我兵自可相機攻擊。惟繞至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一層。最關緊要。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一面臨河。附近並無可以繞至後身之路。而礮臺各後路。層層安兵。既為礮臺接應。即以防其抄襲。且

查各失事地方所稱繞至後路一節皆係漢奸接應此地無漢奸接應尚可自信再我以兩輪四輪小車裝載礮位為各路兵丁前鋒更以擡礮竹礮繼之該逆即從後繞來我開礮轟擊彼之手中火器未能及我而我之礮火早已及彼必不能冒死前進是其繞至後路者我之接應之兵攻勦其前面之船今本本館亦未作此等字樣正可用礮臺上各礮轟擊令彼水陸不能兼顧攻打更見得力總之前面有兵有礮後路有兵有礮在後者知礮臺之防守結實無慮其攻犯一意防其繞越上岸正可乘其抄襲併力勦擒在前者知後路防禦嚴密無慮其繞越夾攻一意轟擊駛入之船心定力堅斷無

不得手。此攻守之實在情形也。至逆夷於偏僻海邊運送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擊。勢必攔其兇鋒。應於岸上設伏抄襲。並距村莊較近處所擇地設伏一條。所論情形與此條及逆夷用船載馬一條。大畧相同。查沿海一帶潮灘寬窄不一。非處處有岸可登。且該逆以船為巢穴。上岸滋擾。必思退步。決不於距營遼遠村落俱無之處。奔去竄越。設竟於偏僻處所登岸。我之墩臺及傳簽兵丁。一經瞭見。即用馬撥分頭馳報。後路馬隊及接應之兵。均各就近馳往。該逆在海岸荒灘之上。泥淖難行。又有陷坑阻遏。我兵即用擡礮竹礮鳥槍。趁勢轟擊。方見得力。其就近村莊。臣亦

已密飭各處帶兵將領擇地設伏以備夾擊兇擒
硃批細叅所議諸條朕頗放心即稍有斟酌之處亦皆易易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籌議防勦機宜十三條朕詳加
批閱所議均屬周妥間有應行斟酌之處已將原摺交賽尚阿
帶赴天津著該督俟賽尚阿等到津後再行會同叅酌務臻盡
善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將逆船全數退出
吳淞上寶兩縣地方等情由驛馳奏在案茲於十九日辰
刻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

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飭令劉允孝兼程赴蘇署理等因。欽此。臣伏查此次收回各路散兵。除松江本營飭令歸伍外。尚有四千數百餘名。蘇州省城前派總兵王志元帶徐州營兵七百名。安撫標兵三百五十名。漕河兩標兵共一千二百名。均在寶帶橋蓑衣浜扼要處所安插防禦。揚威將軍派撥之廣西兵一千名。尚未到蘇。其江甯旗營兵八百名。擬俟廣西兵到時。仍飭回江甯省城防堵。並由撫臣派員堵塞近省泖湖要口。該逆斷不敢飛越內犯。其福山海口。由常熟昭文縣排釘木椿。僅留一舟之地。以便民船出入。復經臣添派常州甯國兩營兵二百

四十名。前往守禦。劉河海口。由太倉州籌築土壩。查該處水道淺狹。大船不能駛入。復經臣派徽州潛山等營兵五百餘名。前往守禦。青浦地方。逼近松江上海。已派安慶營兵三百名。前赴該縣彈壓。嘉定地處腹裏。民情堅樸。各村自團義勇。不下萬人。並經臣派吳淞營兵二百名。在羅店地方。為之援應。至臣駐紮崑山。所轄之三江口。白塔灣。並青浦縣所轄之黃渡各口岸。南達泖湖。北通太倉。東至上海。而為近省要路。業調減運廢船。以備載石沈湮。杜其內竄。中留河面丈許。以聽民船往來。所有未經派出之各營兵一千數百名。均飭令分段設伏。層層豫備。至泖湖直達

省垣一路。據松江府稟報。探量水勢。除泖湖口門。寬三十丈。深二丈外。一入口內。湖水不過數尺。且有淺至尺許者。此該逆所以在橫羅涇斜塘。兩次探水。廢然而返。是其明驗。可無虞其駛入。惟查松江郡城。該逆兩次進攻。均被擊退。全賴總兵尤渤帶兵二千名。先期來松。深資保障。是此項勁旅。該郡民心。實恃以無恐。似未便分撥。以減兵力。藉可安頓人心。容俟湖北提督劉允孝到蘇時。再為面商一切。或尤渤仍駐松江。或劉允孝赴松。其尤渤所帶之兵。另行派調。總當因地因時。籌畫至當。不敢稍涉遷就。至前次奏明。咨調耆英。帶兵來蘇。並咨明揚威將軍。派兵應援。係

屬萬分緊迫。恐誤事機。是以一面奏請。一面咨調。現在逆夷退出吳淞。江蘇各口。均經臣會同撫臣。相機擇要。分兵防禦。已無慮其竄入。因思嘉興一郡。實江浙兩省之門戶。適接浙撫來咨。浙省洋面。夷艘不少。自未便舍彼就此。轉致不能兼顧。臣昨已飛咨該大臣。仍駐嘉興防守。並咨明揚威將軍在案。茲復欽奉

諭旨。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來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籌辦。仰見

皇上綏靖海疆。務出萬全之至意。惟查目前情形。又有不同。所有參贊一人。並耆英伊里布。均各有責成。似可毋庸來蘇。

牛鑑又奏。頃據南匯縣探報。十五日酉刻。瞭見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該逆絕滅天理。大肆猖獗。憤懣實不可言。除飛飭崇明狼山兩鎮。加緊防禦。一面飛咨山東直隸督撫。一體嚴防。至提督陳化成屍軀。現據稟報。在葦塘尋見。昇至嘉定縣城。當囑令該縣營文武。妥為收殮。將靈柩護送蘇州省垣。暫停。俟該家屬到日。遵

旨將

恩賞銀一千兩。由江蘇軍需局給發。照料扶送回籍。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退出吳淞。母事徵調一摺。據奏江甯

旗營兵八百名。俟廣西兵到。飭回江甯防堵。泖湖要口。業已堵
塞。松江郡城。尤渤帶兵在彼。足資保障。江蘇各口。已擇要防禦。
請飭前派參贊。及耆英。伊里布。毋庸來蘇等語。已有旨諭。知奕
經。毋庸派參贊帶兵前往。並著耆英。伊里布。自行酌定地方駐
紮矣。尤渤現駐松江。俟劉允孝到後。再行酌量調派。另片奏。大
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已諭知
托渾布。玉明。備防哨探。並飭察尚阿。訥爾經額。加意嚴防矣。惟
江蘇海口紛歧。逆夷出沒無定。該督仍當加意嚴防。不可稍存
大意。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牛鑑馳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往山東直隸滋擾之意。所有山東防堵事宜。該撫仍當加意防範。毋稍疏懈。並著飛飭各口員弁。不時瞭探。如見有逆船向北竄駛。即著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將此諭令托渾布。玉明知之。

又

諭前因江蘇緊急。曾諭令該將軍派參贊一人。赴蘇協剿。本日據牛鑑奏。逆夷全數退出吳淞。江蘇情形較緩。著毋庸派參贊帶兵前往。仍由該將軍酌量浙省現在防剿情形。妥為布置。

欽差大臣耆善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本年五月十九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有旨諭知耆英。令其暫緩赴粵。俟乍浦嘉興一帶布置妥協。折回杭州省城。當已遵旨回浙。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上海崇明一帶勢甚危急。耆英接奉此旨。迅即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與伊里布馳往江蘇。會同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等因。欽此。竊奴才耆英前將折回杭州。及馳赴嘉興一帶。擇要駐紮緣由。於五月十一日。恭摺馳奏在案。嗣於十三日。行抵嘉興。察看地方情形。尚為安謐。惟大幫夷船正在江蘇吳淞口停泊。並聞寶山上海兩縣均已失陷。逆倭方張。恐各處港汊紛歧。難免乘機內竄。奴才耆英當即移駐兩省交界之王江涇。扼要控制。

一面探聽情勢。酌量應援。旋據兩江督臣牛鑑咨稱。已奏請飭令奴才耆英帶領一二千官兵。赴蘇防堵。查嘉興駐紮官兵無多。究應帶領何項兵丁之處。當往返咨商揚威將軍奕經。咨覆兩江督臣在案。茲復續奉

諭旨。命奴才等馳往江蘇。會同督臣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奴才伊里布。甫接乍浦副都統印篆。在嘉興一帶駐紮彈壓。當即來至王江涇。會同星馳前往。惟聞寶山上海夷船。現有退出吳淞口外之信。是否意圖他往。抑尚思去而復來。夷情叵測。均難逆料。奴才等到蘇後。會同督臣牛鑑體察情形。妥商辦理。

者英等又奏前經據報江蘇洋面逆船停泊較多。奴才伊里布在省與揚威將軍奕經商議事關緊急書寫單銜照會戒其稱兵責以失信當差外委陳志剛馳送迨陳志剛馳到江蘇其實山上海業經失陷該外委仍將奴才伊里布照會投交該酋目即有覆文內稱現已集兵不得不戰並有約實一處辦事地方等語查該酋目向來不通文理今解其詞意似約地會商奴才耆英奴才伊里布復再四熟商以事更較前危迫不得不設法辦理隨商定發給會印雙銜照會揀派外委陳志剛廣東通識陳巢令其星馳送往今將所發會銜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統俟該首目如何覆信再行奏

聞。

為照會事。茲於五月十五日。接到來文。均已閱悉。此事原非微末之人所能議論。所言約實一處辦事地方。是當之至。不知約在何處。今本大臣將軍副都統前閩部堂專字奉問。如在浙江。即在鎮海。如在江蘇。即在松江。俟覆書到日。定在何處。以便共同商酌。前往見面兩國之事。

天必鑒之。若不實心相待。

天必罰之。須至照會者。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遵旨馳抵江蘇一摺。前有旨諭令該大

臣等馳往江蘇相機妥辦。茲據奏稱該逆約地會商。該大臣發給照會送往。尚未接該逆首覆信。逆夷披猖日甚。現雖退出江蘇洋面。情殊叵測。前此覆文內既稱現已集兵。不得不戰。又有約實一處辦事之語。可見夷情詭詐。全不可信。著該大臣仍遵前旨。斷不可輕身前往。即該逆前來請見。亦不可與之會晤。儻有應行商辦之處。祇可令陳志剛等持書前去。免致墮彼奸詐。如覆書內有分外要求。萬難應許事件。即與牛鑑一意防守。可勤則勤。當堵則堵。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是為至要。本日又據牛鑑奏。夷船退出吳淞。蘇省暨水陸各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庸再事徵調等語。已有旨諭令奕經。毋庸派參贊大臣帶兵前往。

矣。惟夷船雖退。逆情叵測。著耆英等相度現在情形。應於何處扼要之區。暫行駐紮。以資接應。務即妥籌辦理。

又

諭。本日據耆英奏。馳赴江蘇一摺。前經伊里布書寫照會。令陳志剛馳送。責其稱兵失信。該逆覆稱既已集兵。不能不戰。復有約地會商之語。可見逆情叵測。全不足信。已諭知耆英等不可前往會晤。如該逆有分外要求事件。萬難應許。即會同牛鑑一意勦辦矣。該大臣到津後。著與訥爾經額力籌防堵。儘逆船北駛。即行相機勦辦。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本日又據牛鑑馳奏。十五日酉刻。瞭見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

滋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加意慎防毋稍疏懈。著英牛鑑片各一件。著一併鈔給閱看。

甲戌。江蘇巡撫程喬奏。竊臣前因逆夷闖入吳淞寶山上海。相繼失守。並逆船駛往松江。旋即退出。即經先後具摺由驛奏。

聞在案。茲本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逆夷侵犯寶山。縣城失守。寶山上海一水可通。不可不加意堵禦等因。欽此。伏念寶山失守。在臣負疚已深。迺蒙

皇上曲賜優容。尚不遽加譴責。並荷

指示機宜。跪誦之餘。感悚交集。其上海失守以後。所有一切情形。前已恭摺奏報。惟該處存貯餉銀。雖經蘇松太道巫宜櫟運赴松江。而軍火器械。業經散失。現據署右營遊擊封耀祖稟稱。該逆將上海銅礮。搬運上船。鐵礮全行毀壞。所貯加工火藥。僅賸空罈。查吳淞塘岸。安設洋銅大礮尤多。自必悉資寇用。上海撞礮。則已蕩然無存。聞之實增憤懣。前據松江寶山等府縣探報。十四日夜間。上海城內夷人鳴號。十五日已刻。黑白夷人。全行上船。其火輪大小船隻。當時駛出吳淞口外。惟有現修擊壞之船四隻。風聞須俟十八日開行。內有兩隻。修不成功。即拆板片沈沒。並檢出夷

屍二百餘軀。另用脚船裝載。均即退往距寶山城十里之洋面停泊。該處探報。似有開往崇明之謠。查該逆前次在吳淞接仗時。雖經官兵擊壞夷船四隻。轟斃夷匪數百名。究未大受懲創。況數日之內。連陷二城。復又兩至松江。並闖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不旋踵即行全退。現准浙江撫臣浴會。鎮海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四十餘隻。內有夷馬數百匹。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呂宋等國。聞往上海天津等處窺伺。並據南匯縣稟。五月十五日。夷船四十餘隻。內火輪船四隻。自羊山洋面。往北駛去。又據常熟縣稟。十七

日有二桅夷船一隻。在於錢涇海面游奕。各等情。是其心懷叵測。殊不可問。此時上海商賈。已照常開市。人民遷徙者。亦漸次撤回。該逆前進上寶兩縣。因商民播遷不少。是以擄掠無多。並無傷人及姦搶婦女之事。第該二縣被其蹂躪。撫綏彈壓。事有兼資。臣與督臣。已飭委員馳往體察情形。分別妥為經理。此外沿海各口。及凡通達內河均已節節設防。並於扼要處所。盛載土石。鑿沈拆造糧船。仍於中間留出口門。俾民船往來。無慮梗塞。茲復仰蒙

恩旨飭令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來蘇。所有防守事宜。容臣會

同妥協籌辦。至蘇省前因兵力單薄。已調撥徐州兵七百
名。揚州營兵二百五十名。收集河漕兩標兵一千二百名。
又由揚威將軍派來江甯滿營兵八百名。尚有廣西兵一
千名未到。足資調遣。而壯軍聲。前此省城居民因該夷火
輪船駛入泖湖口內。頗覺驚心。間有搬移他往者。經臣出
示曉諭。毋得相率效尤。茲逆夷退出吳淞。臣復剴切示知。
令其旋定安集。日來民情已極靜謐。堪以仰慰。

宸廬。第浙洋夷船現已逐漸增添。且有前往天津之謠。據南匯縣
探報。船多向北駛去。復稱欲犯崇明。又有直達揚子江之
說。臣已會同督臣先將江甯滿營兵八百名飭赴鎮江駐

紮該逆行蹤詭譎難保非聲東擊西而既有此謠自應飛馳奏報除咨明江甯將軍京口副都統並飭屬小心防範外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山東奉天各督撫將軍一體嚴防以為有備無患之計

程喬采又奏臣正在繕摺拜發間接據寶山等處探報十九日吳淞口外又到大小夷船十餘隻內有昨已北駛之船今又駛回共船四十餘隻截留沙船烏船十餘隻每船拉去兩人等情查該逆行蹤無定前次上寶兩處毫無所獲難保非復圖進口滋擾現飭將收集官兵於寶山羅店

一帶及上海之東溝地方。嚴加守禦。其餘福山劉河等處。並飭一體嚴防。即內河港汊亦俱層層布置。周妥現准。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咨會。已遵。

旨。星馳來蘇。統俟到日。即會同督臣妥為籌辦。

諭軍機大臣等。程喬采奏逆夷全數退出吳淞口一摺。覽奏均悉。該逆雖已退去。詭譎萬端。情殊叵測。前此寶山上海。遷徙已空。是以逆夷旋入旋退。此時正可作堅壁清野之計。儻急於修復。又生逆夷覬覦之心。難保不去而復來。轉墮奸計。著仍遵前旨。曉諭居民。俾知利害。昨因牛鑑奏水陸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庸再事徵調。已有旨諭令耆英伊里布相度現在情形。暫行扼。

要駐紮以資接應。所有防堵事宜仍著會同牛鑑商辦。至揚子江為南北要道。關繫緊要。其餘各處港汊口岸亦多與內地相通。著程商采分派將弁扼要防守。其有應行堵塞者均著設法辦理。勿令逆夷內犯。該逆既有欲犯崇明之謠。該處孤懸海外亦著互為聲援。聯絡一氣。庶該逆不敢攻犯。又另片奏接據寶山等處探報等語。逆夷大小船多隻。現將北駛。已有旨諭令山東天津一律防堵矣。

又

諭前據劉允孝奏遵旨管帶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蘇與牛鑑商辦防守。現在逆船既有北駛之信。著劉允孝無論行抵何處。

接奉諭旨。即管帶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東登州。會同托
渾布。麟魁。商辦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
將此諭令劉允孝。牛鐸知之。

又

諭。昨因牛鑑馳奏。夷船四十餘隻。北駛。已有旨。諭知托渾布等。加
意防範矣。現在登州一帶海口。正當喫緊之際。本日已由六百
里加緊。諭令劉允孝。將所帶前赴蘇州之湖北精兵一千名。迅
速管帶。改赴登州。以備防勤之用。著托渾布。麟魁。俟劉允孝到
後。妥為商辦。擇要防守。務遵前旨。不可與該逆海面交鋒。毋稍
疏虞。將此諭。知托渾布。麟魁。並諭令王明。知之。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為畿輔重地。關係緊要。訥爾經額。身膺疆寄。自履任以來。朕屢加訓諭。示以海防事宜。辦理已臻周密。昨因賽尚阿。曾經兩次到津。地方情形。較為熟悉。且有與訥爾經額。面商事件。又以蒙古馬隊。必得通曉語言之人。方可指揮如意。是以派巴清德。那桑阿。帶領。即令賽尚阿。作為欽差大臣。統率前往。並非該處軍務。皆歸欽差大臣一人總統也。賽尚阿到津後。自能與訥爾經額。和衷商榷。期於共濟。惟講求固須盡善。而責成不可不專。所有軍營一切調度。訥爾經額。自應與賽尚阿。共同酌商。而責成則專在訥爾經額。馬隊一切布置。賽尚阿亦

應與訥爾經額公同酌商。而責成則專在賽尚阿。不可推諉。亦不可將就。至將弁兵丁。亦須先期剴切曉諭。所調之兵。無論本省外省。馬隊步隊。必應聯為一氣。彼此相顧。不得爭功嫉能。強分畛域。亦不得坐觀成敗。致誤事機。果能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自然勦力同心。一舉可以制勝矣。將此諭知賽尚阿。訥爾經額。並諭令哈琅阿。巴清德。那桑阿。周悅勝。胡超。陳金綬。石生玉。向榮等知之。

又

諭現據程高采奏。浙洋夷船。逐漸增添。有前往天津等處窺伺之謠。所有盛京直隸山東各海口。務當隨時偵探。加意嚴防。不可

稍留罽隊。是為至要。程高采摺著鈔給閱看。

丙子。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齋慎奏。竊查暎逆船隻。前雖半向北駛。滋擾江蘇寶山上海等縣。而據象山縣營陸續稟報。自西南外洋夷船駛來者。先後約有四十餘隻。均先向定海停泊。其船形式不一。並載有馬匹。據報二百匹。或數百匹不等。船中夷人。形狀衣服。均各不同。亦有與逆夷少異之處。或稱喇嘛。天竺等國。或稱呂宋。佛蘭哂等國。暎逆俱相待甚恭。並供給食用。是否由暎逆糾合前來。祇以遠隔海洋。差探小船。不能久停確查。尚未探訪切實。奴才等前次亦因鎮海定海兩處。逆船較少。即密札

上虞慈谿前路各文武員弁及鄭宗凱鄭鼎臣等豫備相機暗中勦襲乃招寶山停泊夷船雖止二隻而金塘橫水各洋面距招寶山均屬甚近時有夷船十餘隻或二十餘隻忽南忽北往來游奕定海大衙頭鹽倉竹山門五奎山等處各夷船間雜停泊各國貨船亦在其內均係倭往倭來轉徙無定是以水陸兩路我兵均未便輕動致有疏虞近日又據探報大衙頭有火輪夷船二隻被礮擊壞現在日夜修補又有小船數隻裝載夷人屍首每五屍一捆計有七十餘捆自北駛至鎮海乘夜掩埋又據報自定海開去夷船三十餘隻均掛帆北駛又招寶山外夷人新到船

十七隻亦向東北駛去。其滿山洋面舊停夷船三隻。現據象山縣營稟報。又皆向外洋駛去。俱不知其何往。除駛出夷船。及在江蘇洋面遊奕各船外。此時鎮定兩處尚泊夷船二十餘隻。其北駛各船。是否歸併江蘇洋面。抑係徑赴沿海。迤北口岸。逆情叵測。實難料度。並查吳淞夷船。於攻陷寶山上海後。連次進犯松江。開放大礮。翼長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拒守。逆夷見我兵隊伍整齊。防備嚴密。旋即卻退。而又向西南駛行。意圖分竄。奴才等接據探報。查松江與嘉興地界相連。該逆船隻既駛向西南。尤宜預為防範。當即札飭嘉興防守各員。加意守禦去後。茲接兩江總

督牛鑑咨稱。上海寶山大小夷船。於十五日全行退出黃浦。兩城逆夷亦俱退去。該逆船現駛至吳淞口外。桅挂白旗。在烏船洪等處停泊等語。奴才等現已飛咨沿海督撫一體預防。並嚴飭分守口岸文武員弁。實力防守。毋稍疏懈。至蘇省松江一帶。前次警報緊急。奴才等即令總兵尤渤。飛速帶兵二千。前往應援。仍恐該省兵力尚單。復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撥赴蘇州接應。現在

欽差大臣耆英。駐紮江浙交界之王江涇地方。扼要控制。奴才又將新到之廣西前起兵五百五十名。撥至嘉興。其未到之後起兵四百五十名。亦行文札催。徑赴嘉郡。一併聽候該

大臣差遣。共計由浙江調赴蘇省官兵。已有三千餘名。茲復欽奉

諭旨。江蘇軍務緊要。著奕經酌派參贊大臣一人。帶領弁兵馳往江蘇。會同牛鑑。竭力防守。欽此。奴才等自應遵

旨辦理。惟是浙省調到官兵。共計一萬四千餘名。陸續撥赴蘇省。業有三千餘名。浙省應防口岸。約有十餘處。在在喫緊。派撥分防。已屬兵分力單。現在上海夷船。既皆退出吳淞口外。似江蘇情形。尚不至十分緊急。奴才等。公同商酌。吳淞洋面。本與乍浦尖山。地界毘連。夷船現停烏船洪。若稍向南駛。即係乍浦。此時

欽差大臣耆英。應與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由嘉興馳赴江蘇。辦理夷務。參贊大臣亦須一人帶兵赴蘇防堵。奴才奕經。特依順。又皆應駐省城。設乍浦尖山有警。省中並無帶兵大員。可以派往調撥。亦屬可慮。查嘉興迤北之王江涇地方。距松江不過百餘里。較之由蘇州至松江。程途轉為稍近。距蘇州省城。僅止百里。而去乍浦尖山兩處。亦均在二百里內外。實為適中扼要之地。參贊大臣齊慎。擬即前往該處。暫為停頓駐紮。如上海松江一帶。再有警報。來往不過一日。即可趕到。尚不致有遲誤。而乍浦尖山。亦可借資控制。至應帶弁兵。除廣西頭起官兵二百五十名。已赴嘉興。

屯紮三起四起兵四百五十名。尚未報到。已札催馳赴嘉興聽候差遣。奴才齊慎即帶領現到之廣西二起兵三百名。並參將張富。隨同帶領四川松潘鎮兵五百三十名。星夜馳赴王江涇。以資守禦。現在巡撫劉韻珂患病告假。奴才奕經即遵

旨會同參贊大臣特依順護理巡撫布政司常恆昌妥商防守事宜。斷不敢稍有疏忽。上廬

聖懷。再江甯旗兵八百名。已抵蘇州省城。現又札飭撤回江省駐防。合併陳明。

奕經等又奏竊四月二十七日。准軍機大臣寄到。四月二

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浙江提督余步雲著卽革職。交奕經傳旨鎖拏。派委妥員押解送京等因。欽此。伏查已革提督余步雲由鄉勇出身。自嘉慶年間。身歷戎行。四十餘年。涯受

國恩。榮膺繪像。前因喫逆滋擾浙東。占據定邑。於二十年八月。特奉

諭旨。調赴浙江。隨同辦理防勦事務。旋於十二月奉

旨。調任浙江提督。是統制軍師。激勵將士。為其專責。迨至次年二月。收復定海。八月。逆夷復來攻撲鎮海。余步雲係久歷戎陣之人。即使浙省兵丁素習。輒弱。亦應設法督飭。盡力抵

禦何得輒以兵力不支。金雞山已失。招寶山下夷船。用大礮三面轟擊。士卒潰敗。遽爾退走。雖復駐守上虞。俾曹江一帶。不致有失。嗣於大兵進取甯郡時。亦知愧勵。該標兵丁。先請奮勇。隨同前進者。尚有千餘人。究竟功難掩過。奴才等接奉

諭旨。即先密札余步雲。現有交辦事件。迅速來省。並飭將提督事務。及本標官兵。安置妥協。委員代辦去後。該革員遵即來省。奴才等面宣

嚴旨。該革員惟有伏地撻頭。慚慙欲死。自稱辜

恩溺職。叩求解京治罪。奴才等一面將提督印信。齎交新任提督

段永福祇領任事。一面派委題補嚴州府知府王壽昌帶同守備劉奇把總羅得將余步雲鎖拏進京。交刑部聽候傳訊。至定海鎮海甯波三城失守。究竟何路首先潰散。官兵有無傷亡。惟據浙江參將張從龍林亮光都司何一鵬守備金大勇稟報。鎮定接仗時。受有重傷。奴才等均經傳見。張從龍頭面兩手俱帶火藥燒傷。手指拘攣。現仍不能屈伸。林亮光面帶刀傷。項受礮傷。左腿刀傷。何一鵬面帶火箭傷。兩腿均受鎗傷。現在步履尚不利便。金大勇肋脇帶有礮傷。此外各官兵傷亡若干。並究係何員帶領何隊。由何處潰散。奴才等現已札飭新任提督段永福詳細確

查母稍含混一俟查明即將首先潰散之員弁兵丁傷亡確數以及此次乍浦失事官兵並各文員一併分別開單請

旨從重治罪以肅戎行

奕經等又奏再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據裕謙家丁余升稟稱提督余步雲心懷兩端並據江甯城守副將豐伸泰稟稱曾見余步雲上城與裕謙附耳密語等語本日已降旨令劉韻珂將豐伸泰調赴省城等因欽此又於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余步雲於鎮海失守時退回甯波情節查與裕謙

家丁原稟不符。並據謝朝恩之子候補縣丞謝榮光稟稱。該員先奉鹿澤長委令帶領鄉勇。在金雞山後小夾港防堵。旋奉江南候補知府黃冕將鄉勇撤回。令同官兵在沙蟹嶺防堵。迨至接仗時。夷匪由小夾港上岸。以致勢不能支等語。小夾港地方先經鹿澤長飭委謝榮光率勇防堵。何以黃冕忽令撤退。著詳細查明。毋稍含混。黃冕現已回蘇。並著該將軍等於路過江蘇時。即將該員傳訊確情。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因彼時進兵在即。當將前次定鎮兩城退敗情形。未能倉猝查辦。暫緩提問各等情。節次據實奏明在案。茲復奉

諭旨。將余步雲鎖拏解京。審訊治罪。伏查家丁余升所稟各情。既

與巡撫劉韻珂確查情形先後不符所有候補知府黃寬及家丁余升自應解京聽候審訊奴才現已行文浙江巡撫將黃寬余升一併派員押解進京歸案訊辦其謝朝恩之子謝榮光副將豐伸泰及家丁余升原稟內尚有知縣葉莖共見共聞之語該員等是否尚須到案備質應候刑部提傳到日再行飭令赴部對質

諭內閣余步雲現據奕經等派員解京俟解到時著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嚴訊定擬具奏候補知府黃寬裕謙家丁余升著一併歸案質訊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探近日夷情商令參贊大臣帶兵就

近控制。並遵旨將余步雲派員解京各一摺。余步雲現已派員解京。所有從前三城失守。究由何路首先潰散。其帶領各兵。係何將備。官兵傷亡若干。著仍遵前旨。與乍浦失事情形。分別查明具奏。段永福甫經到任。必當飭令確查。無所用其回護。又另片奏。已將候補知府黃冕。及裕謀家丁。余升。由浙江巡撫派員解京。著俟到京時。歸案訊辦。參贊大臣齊慎。即照議帶兵駐紮。王江涇扼要地方。如江蘇有警。迅速前往應援。該處距江浙乍浦。尖山等處。均在二百里內外。亦應一體互為聲援。藉資聯絡。至定鎮兩處。夷船漸少。其應如何設法。勒襲牽制之處。仍著奕經等妥籌辦理。勿失機會。未到各路兵丁。著即嚴催。擇要安置。

又

諭。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逞兇。必用車載礮。或單輪。或雙輪。推運而前。天津海口一帶。泥淖處所。不能行車。其有海岸。可以行車之處。應如何防範堵截。俾該逆礮車不能運轉前進。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會同察看。妥議辦理。迅即具奏。

又

諭。天津防堵。現當緊要之時。來往商船。尤宜加倍認真查察。聞向來各處貨船到津。多在六七八數月內。閩船到在六月。粵船到在七月。茲聞近數日間。已有粵船多隻到津。較往年更早兩月。且在閩船之先。粵省商船。與暎夷熟識者多。難保無漢奸在內。

藉圖勾引。此等貨船到津之時。應如何派員稽查。令於何處停泊。不可稍涉疏虞。致有勾結情事。亦不可遇事按求。致安分商民。轉滋擾累。著訥爾經額悉心籌議。嚴密稽查。如有形跡可疑之人。即應切實根究。杜其交通之路。勿生隱患。是為至要。

六月。戊寅。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墳。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奴才等前奉

諭旨。喚逆來往船隻。必由閩粵各洋經過。有無逆船自粵赴浙。抑或有逆船由浙南駛。經過該二省洋面之處。著即探明。隨時由驛迅速奏報等因。欽此。當經奴才等於四月二十七。三十等日。將查探逆船來往情形。疊次奏報在案。查前次奏報。泊在

粵洋逆船除駛往閩浙十三隻外。截至四月二十五日止。尚有四十隻。嗣據該管營縣陸續稟報。四月二十七日。新到裝兵船四隻。中巡船二隻。二十八日。新到裝兵船二隻。二十九日。又新到裝兵船四隻。均泊尖沙嘴。另有二號火輪船一隻。係上年八月內赴浙。亦於四月二十八日。駛回尖沙嘴。並查出上年十月內。復回三角洋面中巡船一隻。理合補報等語。奴才等查得該逆船續到十四隻。合之四月二十五日以前。所泊四十隻。共計五十四隻。是否由粵東駛。飛飭該管文武員弁。逐細查明稟報去後。茲據各該處續報。除前報駛往閩浙逆船十三隻不計外。其自四月二

十四日起。至五月初四日止。又有大巡船一隻。中巡船六隻。小巡船三隻。裝兵船二十二隻。十號火輪船一隻。均於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自尖沙背起碇。駛出老萬山東駛。又有由浙駛回尖沙背之二號火輪船一隻。經夷目吓嘆。噉嗎喇。噉二名管駕。該船於五月初六日。出老萬山東駛。以上巡船裝兵船火輪船。共三十四隻。陸續出老萬山東駛。探係前往閩浙。另有夷目吐噉一名。管駕噉啐。噉巡船一隻。先據新安縣稟報。該船於五月初四日。自校椅洲西駛。探係駛回本國。續據澳門同知稟報。該夷目管駕該巡船。係於五月初六日。出老萬

山東駛即與夷目呷嘆噍嗎喇噠二名均赴浙洋各等情
奴才等伏查本年四月十六日以前逆船由粵東駛者僅
止六隻乃自四月十八日嘩喻巡船自浙駛回以後旋於
四月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等日出老萬山東駛者八隻自
四月二十八日二號火輪船自浙駛回以後旋於四月二
十九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六等日先後出老萬山東駛
者三十三隻統計該逆兵船巡船火輪船除夷目吐噤管
駕巡船一隻是否駛回本國抑係駛赴浙洋另行確切查
明外其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止先後共出老萬山東駛者
四十七隻且有夷目呷嘆噍即噤噤噤及嗎哩噠二名即

隨二號火輪船明跟蹤駛往。並探得新到大巡船內載有番婦番孩一百餘名。安置裙帶路夷樓居住。其裝兵船內約載夷馬二百匹。及礮車等項。揣度該逆情形。或因在浙與大兵接仗。是以嘩喻巡船。及二號火輪船駛回粵洋報信。旋將四月內新到兵巡火輪各船開駛赴浙。肆其豕突。亦未可定。但夷情叵測。或逕駛往浙省甯波乍浦等處。抑或分駛廈門上海天津一帶各海口。肆行滋擾。難以逆料。且風聞該逆船亦有駛往臺灣之信。均應加意防堵。以備不虞。除飛咨揚威將軍並沿海將軍督撫一體嚴加防範外。東查現在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到泊各船。截至五月初六

日止。共計逆船六十七隻。除已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計尚存逆船十九隻。其二月以前來泊逆船十六隻。仍泊於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尖沙嘴各洋面。其嘩論巡船一隻。十四號火輪船一隻。及四月二十二日。新到裝兵船一隻。據報向咖噠。及校椅洲等處駕駛。尚未駛出老萬山。誠恐該大幫逆船。不久仍由各處駛回粵洋。奴才等隨時激勵兵勇。嚴密防堵。如有可乘之隙。自當相度機宜。妥速辦理。

理仰慰

宸廑。再查逆夷巡船。有大中小三等。專為接仗而設。大巡船載礮七十餘門。中巡船載礮四十餘門。小巡船載礮二十餘門。

其裝兵船。則僅有礮十門。八門。及四門。兩門不等。係為夷兵居住。及裝載火食之用。

奕山。祁墳。梁寶常。又奏。再奴才等。正在拜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著奕山。祁墳。梁寶常。怡良。劉鴻翱。嚴飭隨時哨探。其駛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乍浦夷船。二十餘隻。於四月十八日。駛往東南外洋。如果由廣東洋

面經過該營縣必有探報。現查四月十八日以後由浙駛回僅有嘩哈巡船一隻及二號火輪船一隻。除此再無由浙駛回之船。奴才等嚴飭文武員弁隨時哨探並分遣商漁各船出洋瞭望。如該逆船隻有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再當隨時迅速奏報。至現在粵洋尚有逆船十九隻。其停泊香港附近之尖沙嘴者不過六七隻。其餘仍在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各洋面往來遊奕不定。並探得該夷自去年冬間至今在香港裙帶路造有夷樓五十餘間居住。將原蓋蓬寮盡行拆去。

祁墳梁寶常又奏竊臣等自到廣東辦理軍務以來所有

支用及收存銀兩數。即曾於上年四月十一月兩次恭摺具奏。嗣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奉

諭旨。飭令將廣東軍需銀兩。通盤籌計。據實奏報。復經查明出入各款數目。截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連前共用過銀三百九十萬零二千八百七十九兩。計尚存銀一百二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並聲明每月約需銀二十餘萬。照應存銀數覈計。至六月尚可敷用。於二月十七日專摺覆奏在案。自前項具奏後。迄今又閱三月。臣等隨時極力撙節。凡非不可少之需。概從節省。計自二月初九日起。至四月底止。續又用去銀五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連前三次具奏共

用過銀四百四十九萬六千九百餘兩。約計每月用銀在二十萬以內。現照前奏應存銀數計算。尚應存銀六十七萬七千一百餘兩。另本省外省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粵省藩庫報捐。有已上兌銀一十七萬五千五百餘兩。係屬前奏未經列入之項。統應歸於軍需項內備支。合計共應存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再查填塞省河。及修築附省水陸礮臺。各項工程。已經報竣。外省留防官兵。亦已分別撤回。所留廣西防兵一千七百四十七名。又調到本省協防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一員名。所需餉銀無多。惟大礮尚須添鑄。而給發壯勇口糧一項。為數仍鉅。原募水陸各

勇三萬餘名。前經奏明。裁存二萬六千餘名。現復陸續裁撤。止存二萬有奇。仍隨時察看情形。酌量撤退。以節經費。此後每月用度。較前有減無增。如無意外之需。可敷至九月支用。臣等惟有激發天良。欽遵

諭旨。隨時通盤籌計。覈實支銷。認真樽節。以仰副我

皇上鄭重軍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探逆船情形一摺。據奏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至五月初六日止。共計逆船六十七隻。除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尚存逆船十九隻。其新到巡船內。載有番婦番孩。裙帶路。造有夷樓五十餘間。裝兵船內。載有馬匹礮車等項。覽

奏均悉。逆夷於香港裙帶路地方公然建造樓房。安置婦孺。顯有久據之意。該將軍等相度情形。於能於逆黨聚居之處。掩其不備。乘間縱火焚燒。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惟廣東漢奸最多。務須密為布置。懸立重賞。招致義民。斷不可稍露風聲。致逆夷豫為準備。又祁墳。梁寶常奏。夷務用過銀數一摺。據奏水陸各勇尚存二萬有奇。既不用以攻剿。未免徒糜糧餉。著奕山等勤加訓練。簡其精壯勇敢者。暫留調遣。其老弱無能者。即予裁汰。底帑項不致虛糜。兵勇悉成勁旅。所奏現存銀兩。及每月用度。務當力加撙節。可省即省。著仍遵前旨。不得過十萬兩之數。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著奕山祁
墳。梁寶堂。怡良。劉鴻翱。嚴飭隨時哨探。其喫夷船隻有無自北
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
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喫
夷船隻往來不必皆有定所。往往潛至各處遊奕沿海各
營。祇就瞭望所及。據以稟報。亦有帆影模糊不能辨認者。
雖在深水外洋。為此間商漁船所不能到。而伊等日夕來
往。其間聞見較易。臣等先經飭令沿海文武員弁加意瞭

探除上次奏報外。嗣於四月二十五日以後陸續存記。均係從各海汛經過。並未停泊。或有暫時寄碇。旋即開行。是以鼓浪嶼所留之船。亦此來彼去。進出無常。多時或至十二三隻。少亦有七八隻之數。並無滋擾情形。經廈門同知同安縣及各營汛隨時探報。亦不能得其實在消息。大約在此之夷。均聽在浙逆目號令。據稱自浙至此。不過二三日。即到。呼吸相通。互為應援。其計陰狡之至。惟有嚴為防堵。機事慎密。仍遵

旨分遣殷實。謹願商漁船隻探報。得有確信。即行上

聞。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續查南北駕駛夷船。經過閩洋。隻數一
摺。據稱。暎逆船隻。往來無定。鼓浪嶼所留之船。多時或至十二
三隻。少亦有七八隻之數。大約均聽在浙逆夷號令等語。該逆
滋擾江浙。聚集逆船多隻。俟行退出外洋。遊奕閩省。呼吸相連。
且現有停泊夷船。卽難保其不伺隙復行滋擾。著該督等督飭
員弁。嚴密防範。如有可乘之機。仍酌量妥為勦辦。其沿海地方。
務當恪遵前旨。申明例禁。認真稽查。毋許內地民人。私與往來。
代銷貨物。慎勿再事縱容。是為至要。嗣後夷船有無增減。仍著
分遣商漁船隻。隨時探報。得有確信。卽行據實具奏。

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麟慶奏查勘海口晝夜巡防等語。黃河灌河射陽湖海口三處均關緊要。現在重運漕船連檣北上。難保逆夷不心存窺伺。更恐內地奸民潛相勾結。不可不加重嚴防。著麟慶於漕艘經行各處嚴密稽查。並著督飭弁兵晝夜瞭探巡防。不可稍疏。遇有情形可疑之漢奸。尤當盤詰嚴拏。認真究辦。其河營各兵丁務須勤加訓練。以壯聲威。而資彈壓等因。欽此。伏查江蘇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漕船均已渡黃。現在湖南三幫亦已提催抵壩。即日灌放。連檣北上。逆夷無從窺伺。惟水手短絙人數衆多。恐有奸匪溷跡。前奉

諭旨。設法嚴防。臣即欽遵。籌謀飭屬。加意稽查。專派河標中軍副將秦攀等。在黃河以南。董率彈壓。其渡黃重船。飭委前署副將事松江營遊擊安振國。押送出境。諭令見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拏究。至臣標所轄黃河灌河射陽湖海口三處。自曠夷滋事兩年以來。疊飭該管將弁。帶兵巡防。昨准督臣咨會。寶山上海均已失守。賊氛愈近。查黃灌等海口外。雖有大沙攔護。逆船不敢駛近。而杉板小船。難保不潛來窺伺。防範尤應加嚴。除飭廟灣佃湖二營。上緊巡防。瞭探並諭河葦各營。將所選河兵。勤加團練。以壯聲威。而資守助。俟湖南幫船。催過中河。即飭委淮海道趙廷熙親往。

督巡以期周密。至漕運經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要隘。則以江陰縣為首。為最。惟該處江面甚窄。對岸礮力可及。且下伏礁礫。水路曲折。南岸山勢陡峻。有險可憑。迤上則有團山關。及焦山象山。層層鎖鑰。臣於本年二月。赴揚州時。見現署兩淮運司前常鎮道但明倫。與之詳論沿江形勢。該司曾周歷相度。即言長江雖為天塹。而由海門入江之路。阨險守禦。必當以驚鼻嘴為先。臣復詢之。而署狼山鎮總兵事河標副將秦攀等。所論亦合。茲據該運司會同常鎮道周項稟請添兵戡糧。前往驚鼻嘴駐防。極中肯綮。可期得力。至瓜洲江口內河。適屬

臣管理其揚州營向歸督標淮安營向歸漕標臣惟當督同該管道隨時小心善防並嚴拏漢奸以冀仰副

聖主禱禱訓戒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嚴防海口並覆陳漕運經行各處情形一摺南河所轄黃河灌河射陽湖三處海口該逆杉板小船既可駛入自應嚴加防範著該河督嚴飭各營巡防瞭探並將所選河兵勤加訓練毋任稍有疏懈俟湖南幫船過竣即飭委該道親往督巡至漕運經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要隘則以江陰鷺鼻嘴為最該處江窄山峻下有伏礁若於此處扼險守禦如有逆船駛近我兵轟擊自可得力其應如

何添兵駐防之處。著牛鍾麟。慶程。潘采。會同商酌。務令足資防
守。毋稍大意。其瓜洲江口內河。亦著該督等。督飭所屬。小心籌
防。遇有形跡可疑。漢奸。即行盤詰。嚴拏。以重防守。而利漕行。將
此各諭令知之。